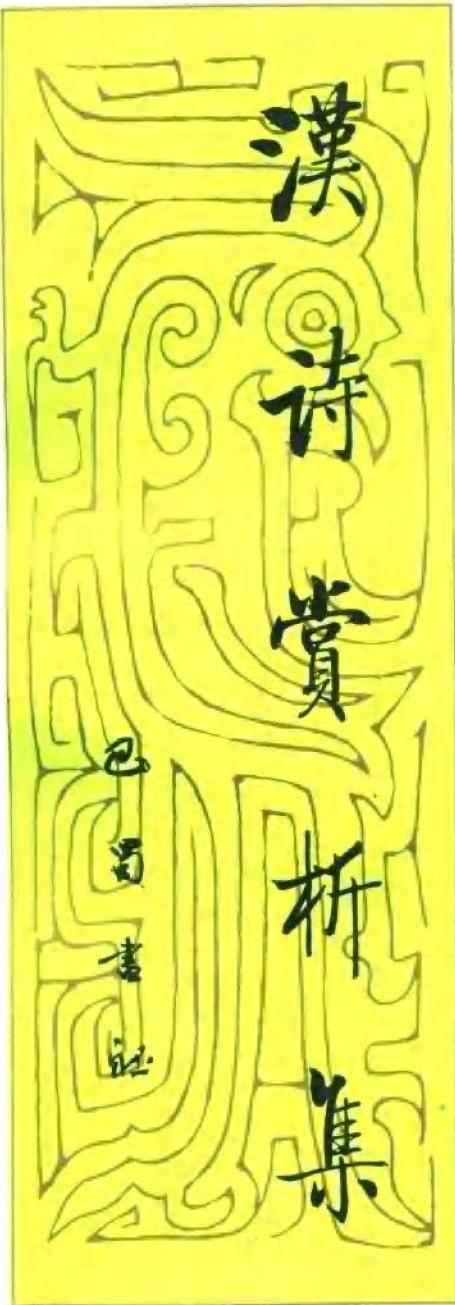


□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析丛书



石文英主编

责任编辑：刘仁清
封面题字：启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汉诗赏析集

石文英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 字数200千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90 册

ISBN7—80523—134—6/I·57 定价：3.38 元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起 余冠英 吴组缃 杨明照
林 庚 俞平伯 唐圭璋 霍松林

主 编

缪 钺 程千帆 周振甫

副 主 编

裴 斐 吴庚舜 邓 南

编 辑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兴荣 王仲镛 王启兴 王思宇 邓 南
传乃昌 刘仁清 吴调公 吴庚舜 邱俊鹏
陆 坚 郑临川 周振甫 周先慎 陶道恕
黄天骥 曹慕樊 程千帆 蒋和森 曾枣庄
傅璇琮 褚斌杰 廖仲安 缪 钺 裴 斐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编辑缘起

我们伟大祖国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历史悠久，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文学家、诗人、词人更是群星灿烂，名家辈出。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为了探索和总结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提供今人创作借鉴和参考，特别是为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普及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以供广大青年读者学习、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各个集子均为作家作品赏析专集，精选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加以赏析，使读者读此一集即可对该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根据读者和作者建议，我们也适当编辑一些断代赏析集子，纳入本丛书之内，同时发行，以飨读者。

这套丛书力求知识准确，分析精辟，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各级各类大专院校文科教材、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均尽量收入，故本丛书亦可供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小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以诗词文为主，以唐宋作家作

品为重点，兼顾其他各段作家作品，兼顾其他文学体裁。

为了保证丛书质量，特约请学界名流，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和同志分别担任各个赏析集子的主编或撰稿人。赏析文章全部新撰，不收已发表于书刊上的旧作，以期尽可能达到目前最新最高水平。

这套丛书各赏析集主编，负责约稿、审稿、改稿和定稿工作。全套丛书均由巴蜀书社编辑部协助丛书编委会最后审定。这套丛书拟编五辑，每辑十种，由巴蜀书社负责陆续分辑出版，五年内出齐。

编辑作家作品的赏析专集丛书，尚属首创，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编辑委员会

巴蜀书社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九月

前　　言

汉代诗歌虽未蔚为大国，却自有其不可磨灭的重大价值。

乐府民歌是汉代诗歌中最生气蓬勃的部分，堪称汉诗的光辉代表。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风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段话，指出乐府民歌的由来和它的特色。其实，采风——收集民歌，并非汉武帝刘彻的首倡。音乐、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艺术魅力很早就被发现了。孔子在世之日已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说法；他听了韶乐以后，还有“三月不知肉味”的赞叹。《墨子·非乐》和《荀子·乐论》是先秦百家争鸣中有关音乐效用的论争。《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施行政教的官吏摇着木舌铃子在路上征求民间诗歌谣谚）。《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厉王暴虐，引起民议，厉王准备采取强硬手段来“弭谤”（扑灭谎言）。卿士召穆公高瞻远瞩，规劝厉王不宜自绝于人民，而应广开言路。他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自古就把诗歌曲艺视为听取民意的重要渠道之一。《周礼·春官·宗伯》有“大司乐”、“大师”、“瞽矇”、“典同”、“磬师”、“笙师”、“铸师”、“旄人”、

“簫师”等有关乐师的各种职称。据《史记·乐志》和《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礼乐志》，汉沿秦制，惠帝时已有“乐府”和“乐府令”。所以汉武帝刘彻的“立乐府”，只是踵事增华，在前人的基础上扩充发展罢了。

汉代经过文、景两朝的励精图治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艰苦创业，到武帝登基时确实出现了经济上繁荣富庶、政治上比较安定的局面。朝廷有余力来建立乐府专署，多方收集民歌。乐府的职责为训练乐工，制谱度曲，搜采诗歌，由太乐令和乐府令分掌雅乐和俗乐。一开始，俗乐就备受欢迎，雅乐则颇遭冷遇。“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汉书·礼乐志》）。可见雅乐虽也常排练演奏，只是“备数”而已。“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同上）。朝廷演奏的尽是俗乐——民间流行的音乐。君主、贵族、一般士人及广大老百姓莫不喜爱俗乐。由于俗乐太风靡了，雅乐少人论习，至西汉末年，频于绝响。“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同上）。为了抢救雅乐以“继绝衰微”，哀帝时下令削缩乐府，“罢乐府官”。其时乐府备员竟达八百二十九人之多，可知俗乐在西汉的盛行和深入人心。哀帝虽然裁减俗乐，而东汉仍设大予乐和承华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丞和乐府令丞。朝廷并有采诗的活动。光武帝刘秀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后汉书·循吏列传》），和帝刘肇“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郃传》）。

不管汉代最高统治者设立乐府、采集风谣的用意何在，汉代的一些民歌总算得以保存下来。当然，由于年代久远，亡佚的更多。《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采集的就有吴、楚、汝南、燕

代、雁门、云中、陇西、淮南、邯郸、河间、齐、郑（包括今江苏、河南、河北、安徽、湖北、陕西、山西、山东）各地歌诗一百三十八首。而现存的汉乐府民歌只有四、五十篇。从内容和形式看，大半还是东汉作品。这几十篇乐府民歌，在古典诗歌宝库中，数字实在少得可怜。然而，恰恰是这四、五十首乐府民歌，却以其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健康纯朴的思想感情和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表现出生气虎虎、雄浑刚劲的独特诗风，对后世作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远占有显著的席位。

汉乐府民歌包括有多方面的题材。武帝时开始征战拓边，历史上留下了几抹彩笔。但是，任何统治者的武功，都是以人民的重大牺牲作为代价的。《战城南》、《东光》、《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古歌》等就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征战给人民和平生活带来的困扰和不幸：或横尸沙场，或终身军旅，或颠沛流离，关山阻隔，割不断斩不绝的望乡之思；或边风萧杀，闺中愁怨，诉不完唱不尽的怀人之叹。读这些诗篇，可以感受到征人戍士及其家属的凄怆情怀。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封建社会即使是繁荣盛世也难以掩盖其尖锐的社会矛盾。汉代，一方面是“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汉书·食货志上》）。这些权贵豪富真是白玉为堂金为门，犬马声色，十分排场，就象《相逢行》、《鸡鸣》所描写的；另一方面则是下层人民的谋生维艰，贫病交困，不是铤而走险，就得转死沟壑。《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都是血泪文字，如实地反映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

爱情婚姻问题也是汉乐府民歌的主要题材之一。自男尊女卑

的观念形成之后，弃妇的形象就进入文学作品。汉代强调儒家的伦理礼教，婚姻不能自主，爱情得不到认可，妇女在这种既定的安排面前，要么忍恨吞声，要么含冤殒命。《上邪》、《有所思》、《白头吟》、《怨歌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不合理命运的抗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思想感情是健康、积极的。汉乐府民歌中的妇女形象光辉夺目，刘兰芝、秦罗敷成为千百年来广为传颂、妇孺皆知的名字。

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哲理诗，把人生的感受和生活体验化为具体的形象，生动表达出来，借以有效地劝诫后人。这些哲理诗短小精警，形式新颖活泼，读来倍觉亲切。

乐府民歌中的游仙诗，过去往往被人视为糟粕，很少去注意。其实，游仙诗是汉代流行的方士神仙观念的产物。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在上层统治者和普通群众中间追求长生不死的仙道思想相当普遍。作为一种观念的反映，乐府民歌中出现了游仙诗并不奇怪。保存下来的几首游仙诗构思独特，形象生动，如《古艳歌》，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乐府民歌的作者榜上无名，史册无传，一般说来都属普通群众，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最真切，也最深入。因而乐府民歌的内容有很高的现实性和认识价值。民歌从口头流传，到记录写定，得益于无数群众的整理加工，凝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集中了许多作者的聪明才智。乐府民歌表现出来的是非观念、美丑趣味、爱憎标准，渗透着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意识和心理特征。乐府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名篇佳作脍炙人口，历久不衰。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神异的高峰，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它是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和创作方法哺育了后世无数作家和诗人。单就以乐府旧题写诗一点来说，打开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自建安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模仿乐府民歌的诗作不计其数，白居易的诗歌革新还以“新乐府”为号召。可见乐府民歌的重大价值。

乐府民歌之外，汉代诗歌对后世深具影响的还有无名氏的“古诗”。这些“古诗”都是五言抒情诗，和乐府民歌的多为叙事诗不同。在内容上，这些古诗大抵是生死盛衰的人生感喟和离愁别恨的内心抒发，情调比较消沉感伤，风格则言近旨远，明丽而蕴藉，所谓“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而且韵味大致相同，看出来是下层失意文人的咏叹。从诗歌内容形式与涉及的名物来看，当属东汉后期的作品。这些古诗可以梁昭明太子萧统选编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十九首是汉代五言诗成熟阶段的标志，后世对之评价甚高，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同上），钟嵘誉之为“一字千金”（《诗品》）。《古诗十九首》诚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所说：“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读起来亲切贴近，细细回味，又辞旨遥深，值得揣摩再三。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民生凋弊，加上几次党锢之祸，中下层知识分子仕进无门。儒学经过它的极盛期，由于揉入谶纬神学，逐渐衰落，丧失了维系人心的力量。原为求取功名而进京游学的士子，在现实面前碰了壁，不免有失路的悲哀，精神上陷入迷惘和苦闷。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流露的正是这种颓废情绪。当理想无法实现，而对未来又把握不住的时候，于是便转为追逐现世的欢乐，借以麻醉痛苦的心灵。所谓“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

之？”一类的诗句，诚如前人所言，是“不得已而托之”，“其趣愈卑，而其情愈可怜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应该说，对这些诗句，当作“透过一层”观：感慨人生无常，实则留恋人生；追求美酒逸乐，无非借酒浇愁；胸中块垒难以排除，偏以快语出之。一句话，冷漠、颓废的语言背后，自是诗人滚烫焦灼的心。也许，这就是《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的魅力所在。建安诗歌的慷慨悲凉风格，既来自乐府民歌，也来自古诗十九首，慷慨多气，“良由世积离乱”，功业未就的感伤悲凉则与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有限、荣名无望的深沉慨叹同调。

汉代有主名的文人诗十分寥落。有名的文人作家都热衷于写辞赋，因为辞赋本是诗和散文的结合，加上西汉几位帝王的爱好和提倡，辞赋的写作风靡一两百年，赋作充塞文坛。枚乘、司马相如等有名的辞赋家都没有诗歌流传，也没有诗作方面的任何记载。有人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有枚乘和傅毅的作品，应该说是没有根据的。枚乘是西汉人，西汉时不可能有成熟的五言抒情诗，当时的乐府民歌还是不整齐的杂言诗。傅毅和班固同时，班固《咏史》诗，形式呆板，语言缺乏形象性，诚如钟嵘所说是“质木无文”（《诗品》），傅毅写有四言诗，陈旧得很，与古诗十九首的婉丽风格大相径庭，相传的苏武、李陵诗歌，经许多学者辨析，系后人伪托。所以除了乐府民歌和古诗，汉代的文人诗歌是所余无几了。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属楚歌楚调。梁鸿的《五噫歌》是对四言诗的一种简单突破，把四言句型和楚辞“兮”相结合，感叹词“噫”的反复运用，可能接受了民歌的影响。张衡的《四愁诗》采用先秦民歌的重章叠咏，美人珠玉的比兴形象和屈赋有明显的师承关系。所以刘勰评汉代文学说：“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

归，祖述楚辞，灵均余韵，于是乎在。”《文心雕龙·时序》指的虽是西汉，东汉文人仍继其余绪。这也说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和禁锢下，上层的文人作家自始至终很难摆脱模拟的风习；能发挥创造性活力的真歌手来自民间。文人创作想有所革新，也多向民间文学吸取养分。

本赏析集包括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和有主名诗歌三部分，从中可以看到汉代诗歌的一般规模和组成情况。乐府民歌有几篇词语脱误较多，影响到意义的理解，如《朱鹭》、《雉子班》等，所以本集编选时未加选入；有些诗篇，如《长安有狭斜行》和《相逢行》二首，题旨相同，后者且系晋乐所奏，词语亦有所增益润色，有些语句又见于《鸡鸣》，故本集酌采前者，略去后篇，以避重复。至于内容枯燥、艺术上也无创新的诗篇，如四言诗《善哉行》、《满歌行》，则弃而不选。《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抒情诗的最高成就，且自成系列，为助欣赏之需，故全录以飨读者。对有主名的文人诗则选入思想性、艺术性均较佳者。集中的赏析文章在写法上不拘一格，或尝试新路，贵在探索；或推翻成说，自出己见；或沿用旧解，略加生发。总之，见仁见智，不强求统一。因为文学艺术不是机械，而是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和活泼的生命。所以文学作品的赏析也不必使用同一角度、纳入同一框架。

本集编撰时间仓促，疏漏不当之处自当不免，还请读者多多提出批评意见。

石文英
一九八七年元月

目 录

前 言	石文英	1
战城南	陈劲忠	1
有所思	王 攻	6
上邪	穆克宏	11
江南	蔡厚示	15
蒿里	滕福海	18
鸡鸣	吴在庆	22
平陵东	黄鸣奋	27
陌上桑	郑朝宗	32
长歌行	陈敏兰	37
长歌行	陈子谦	40
长安有狭斜行	高 鹏	44
塘上行	吴先宁	48
陇西行	石之俊	52
东门行	蔡厚示	57
饮马长城窟行	陈祥耀	61
妇病行	陈敏兰	65
孤儿行	滕福海	69
艳歌何尝行	吴秋滨	75
艳歌行	王浚清	80

白头吟	林寒生	84
梁甫吟	石文英	90
怨歌行	林思光	94
悲歌	吴秋滨	98
枯鱼过河泣	庄克华	101
古咄嗜歌	吴先宁	104
上山采蘼芜	李大明 黄典诚	107
古艳歌	周 曼	115
古歌	傅儒林	119
古八变歌	王依民	122
焦仲卿妻	黄炳辉 贺秀明	127
十五从军征	王依民	141
汉成帝时民谣	谢 谦	145
刺巴郡守诗	李国正	148
行行重行行	陈进极	153
青青河畔草	陈进极	158
青青陵上柏	王 玖	163
今日良宴会	贾晋华	168
西北有高楼	何建华	172
涉江采芙蓉	李国正	176
明月皎夜光	周振甫	182
冉冉孤生竹	黄拔荆	186
庭中有奇树	吴先宁	189
迢迢牵牛星	黄寿祺 张善文	193
回车驾言迈	俞兆平	198
东城高且长	吴在庆	208

驱车上东门	周旻	207
去者日已疏	陈劲忠	213
生年不滿百	黃鳴奮	217
凜凜歲雲暮	周振甫	221
孟冬寒氣至	石文英	224
客從遠方來	陳勁忠	228
明月何皎皎	吳在慶	232
大風歌	林寒生	235
秋風辭	陳允鋒	239
五噫歌	陳允鋒	243
四愁詩	林寒生	247
羽林郎	穆克宏	254
董嬌饒	周振甫	261
贈婦詩(其一)	王依民	265
刺世嫉邪詩	龔克昌	269

□ 战 城 南

战城南，死郭北^①，野死不葬鸟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②！”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③，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⑤？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①郭：外城。^②豪：同“嚎”，即哀号。^③激激：水清澈貌。^④冥冥：幽暗貌。形容蒲苇连绵茂密的样子。^⑤枭骑（xiāo jí）：“枭”与“骁”通，枭骑即骁骑，骁勇的战马。^⑥驽马：驽钝的马匹。^⑦梁：桥梁。一谓“梁”为表声字，无义。

《战城南》为汉《铙歌十八曲》之一，最早见录于沈约《宋书·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编在“鼓吹曲辞”部分。

《铙歌十八曲》原属于军乐，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十八首古辞，除《战城南》外，都不表现军旅战争的内容。究竟什么原

因，至今已说不清楚。有人认为铙歌本是有声无辞的军乐，后来才陆续填进歌辞，所以内容庞杂，多数与军旅无关了。有人认为铙歌，包括所有的鼓吹曲辞，原来使用的范围不止于军旅，所以歌辞不一定与军旅有关。不管如何，现存《铙歌十八曲》古辞确实很少表现军旅战争内容；《战城南》是其中唯一表现战争内容的古辞。

这首诗可能产生于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武帝以前，北方的匈奴民族已经相当强大，经常与中原地区发生冲突。因为“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史记·吕太后本纪》）。汉初几代君主对匈奴的侵扰都采取容忍的态度。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家已有相当强大的物力、财力。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诏问公卿：“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轻侮、倨傲），侵盗亡（无）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汉书·武帝纪》）武帝的主张，受到大臣们的拥护。于是，汉王朝从此开始了对匈奴大规模的用兵。同时，武帝还数次募民迁徙北方，实行军屯，在西北一带筑朔方城（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由募迁之民担负构筑城垣、耕种土地和打仗的任务。这首诗写的正是边境屯戍战士从事筑城与打仗的情形。

本诗分两大部分，从“战城南”至“驽马徘徊鸣”写战士在围城之战中战死的惨状；从“梁筑室”以下为思妇（战士的亲人）哀悼亲人战死的悲痛心情。

诗的开头两句属于修辞学上的互文。两句是说战士们战斗在城郭的南北，也战死在城郭的南北。“城”是都邑四周的墙垣，“郭”是外城，指城墙以外的防护地带。南、北是两个对应的方位词，用以概指城的四周。“战城南，死郭北”指明整座城都被